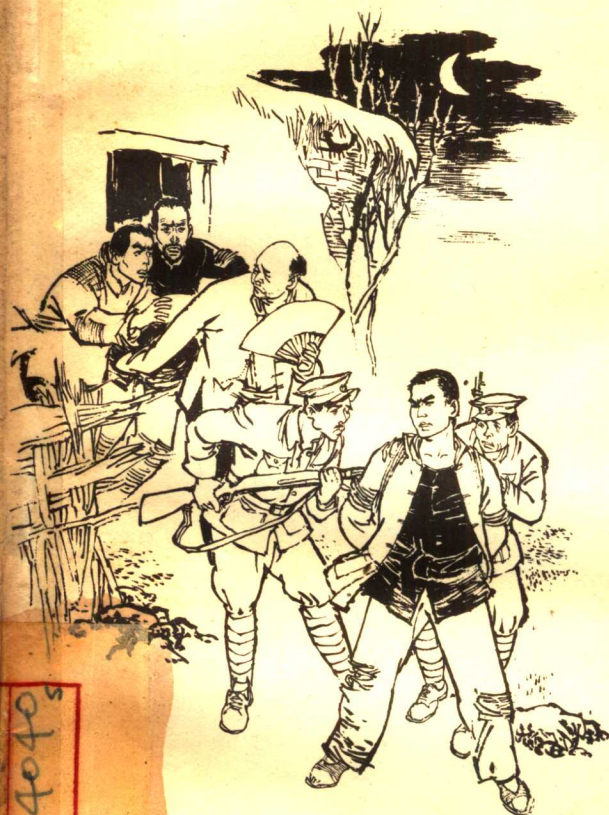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史
农家

抓丁仇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4040⁵

农 民 家 史

·
抓 丁 仇

本 社 选 编

农 村 读 物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抓丁仇

本社选編 刘一心 插图
谷照恩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)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13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1\frac{3}{4}$ · 字数 29,000

1965年4月第1版 · 196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· 印数 000,001—460,000

统一书号: T3168·24 定价: (二)一角二分

农民家史

阎王债

逼命的地租

含泪闯关东

长工苦

抓丁仇

万恶的族权

打不赢的官司

夺地

农村读物出版社选编

统一书号：T3168·24

定 价： 0 12 元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抓丁仇	(3)
逃兵記	(11)
壯丁苦	(17)
两块痂疤	(23)
入財两空	(29)
装了八年“哑巴”	(35)
两种兵的生活	(38)

編 者 的 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別是青年讀者进行階級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階級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階級压迫，什么是階級剝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階級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計劃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專門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專門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剝削，有的專門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專門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階級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編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們非常感謝。

五、选編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們水平不高，經驗不足，缺点錯誤一定是不少的，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提出批評意見。

抓丁仇

我是江西萍乡市湘东公社新村大队人。新村大队原来叫姚家洲，住着百来户人家。在旧社会，姚家洲由姚作汉、姚学翹、蕭伯愚等五个地主当权。这五个地主有个綽号，叫“五爪灵官”。他們在姚家洲跺脚，滿村的地皮都要打顫顫。

我家几輩子給地主当佃戶。租种地主的地，拚死累活地干一年，交了租子还是餓肚子。就是这样的苦日子，也不讓我們安安稳稳地过下去。一九三七年，国民党反动派在村里抓开了壮丁，从此，在我們穷人脖子上又套上了一根吊命索。

糠里榨油

那时，我有三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大儿子刚滿十七岁。照說，十七岁沒到当兵的年齡，可是因为我余家是弱門小姓，又穷又苦，抓壮丁的事一来，“五爪灵官”就先拿我开刀了。

那一年，地主蕭伯愚当伪保长。接到抓壮丁的通知，他馬上帶領乡公所的乡丁来我家抓人。因为我早就听到了风声，事先叫大儿子逃到外面做篾工去了，他們来捉人扑了个空。到了这年春节，我老婆好久沒見儿子的面，想要他回家过个新年。眼見抓壮丁也似乎松了些，于是，我暗地里捎信把大儿子叫回家来。正月里，姚家洲学校門口唱大戏。我大儿子混在

人群里去看戏，叫保长蕭伯愚瞟見了，立即被几个乡丁五花大綁地捆起来，抓走了。

我听说儿子被抓了，就和老婆急忙赶到保公所，向蕭保长求情，說：“保长，我那儿子还没一枪杆高，求你抬抬手，給我們留个活路吧！”蕭伯愚板着铁青的面孔說：“抓壮丁是上級的命令，我蕭某人只有照办！”尽管他翻脸不认人，我还是一遍一遍求情說好話。蕭伯愚眨眨鬼眼，忽然装出一副善人相：“办法倒是有。你請一桌酒，另外拿五十块銀元来，我給你去买一个壮丁。”我一听五十块銀元，吓得半天說不出話来。我老婆說：“我家現今沒吃沒穿，哪有这么多銀元？”蕭伯愚說：“你不是有头猪，还有园子菜么？卖掉不就是响当当的錢？哼！你們就会装穷叫苦，沒錢沒錢，糠里还能榨出油来哩！”我老婆說：“这菜我們要当飯吃，猪要卖了度春荒。”蕭伯愚冷笑道：“好吧！我乐得清閑，你儿子馬上就要解乡公所。乡公所可不比村里，吃猪食，坐水牢，先打得两腿掉肉，再押上去打仗，十有八九是有去无回。你爹娘不救有啥办法！”說着就要将人押走。我們一听蕭保长說得这样吓人，又見大儿子滿臉眼泪，呼爹叫娘，心里就象刀子割肉一样。我只得忍痛說：“我……我答应，給錢。”蕭保长拍拍长褂子站起身：“看在乡邻面上，我給你办吧！你快回去弄錢。若是錢少了一分一厘，那你大儿子是不是被押走，我可不能担保啊！”

我和老婆回到家，馬上将猪和菜变卖了，左凑右凑湊了三十块，又东借西借借了二十块，湊足五十块銀元，第二天一早送給了蕭伯愚。这下，我以为总可以把人贖出来了。誰知道蕭保长掂了掂手上的錢，斜着眼說：“你还得办一桌酒菜啊！”我

說：“就請到我家去吃杯酒吧。”那死保長眼一斜，說：“你家里骯里骯髒，南瓜擦菜，我可吃不下去！”接着他就開了張菜單，要我到湘東菜館去辦酒席，還叫挑到他家里去。我是斗大的字也不識得半升的人，拿着這張寫滿了黑麻麻一片字的菜單到湘東菜館，賬房把算盤噼噹啪啦一撥，說：“要十幾塊錢哩！”我以為他打錯了，說：“你再算算。”他把菜單舉到我面前，說：“你不看看這上面寫的什麼！辣子雞、糖醋魚、紅燒肉、清燉魷魚湯、板鴨炒冬筍……大盞小碟，煎炒燉煮什麼都有，另加五斤堆花燒酒，沒十幾塊銀元，我不給你貼老本？”我聽他一說，直吓得半天說不出話來。我原想，請桌酒，最好也莫過於吃肉、吃魚、吃雞，誰知他們吃东西還有這麼多鬼花樣！我想，蕭保長手黑心狠，說得出，做得出，要是不辦酒席，人是不会放的。眼下，五十塊冤枉錢都出了，這十幾塊錢就是割肉也得挺着。賬房說：“辦么？”我含着眼淚点了下頭，扶着店門走到街上。我只覺得天地都在打轉。蕭保長一句話就從我手里刮去六十多塊銀元，這六十多塊銀元叫我一生一世也還不清啊！

骨上削肉

我為救大兒子，被弄得傾家蕩產，想不到大兒子放出來還沒六個月，蕭伯愚又帶着兵來我家抓壯丁了。我說：“我不是請了酒出了錢么？”蕭保長眼一瞪：“出了幾塊錢我能給你保一輩子？這一期的壯丁又下來了，你二兒子又中了頭簽。”這天我幾個兒子恰好都出去了，沒有抓着。蕭保長吹鬍子瞪眼朝我罵：“躲得了今日，躲不了明日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！”

蕭保長走后，我馬上出門，找到幾個兒子。要大兒子趕快

逃到外乡去做手艺，我自己带着老二老三，一边种田，一边打望。只要听到狗叫，或者門前有脚步响，丢下傢具就往后門蹣。晚上就睡在河边的柑子園里。俗話說：“七月蚊子生角，八月蚊子生牙。”我父子三人被蚊子咬得滿身是青紅疙瘩。我担心发摆子病，有天晚上，就和两个儿子回家来睡。半夜时分，蕭保长突然帶人来把我家屋子包围了，乡丁一拥而上，冲进門来，把我和两个儿子都抓住了。蕭伯愚喝令乡丁将我二儿子五花大綁地捆起来。我老婆忙向蕭保长求情，蕭伯愚理都不理，向我說：“余德順，为抓壮丁弄得我們耽誤了睡觉，你也該拿点东西給我們吃吃啊！”我知道他是听見我的一只留种鸡叫，想吃鸡肉，我只好把留种鸡杀了。誰知这伙狗东西吃完鸡，嘴巴一抹，押着人就走。我拖住蕭保长說：“求你再給我想想办法。”那鬼东西走了几步，反轉脸說：“你再办桌酒席吧！”我說：“眼下我吃粥都沒有米，糠里再也榨不出油来了！”他說：“你妹妹不是嫁在河背么？要她給你办桌就是！”我想：倒不如再挨下痛，救出二儿子，全家人出外逃命。我答应了。我妹子家也很穷，妹夫在外謀生。她听說只要办桌酒就可以救侄子，就答应下来。那天，蕭伯愚和乡代表姚作汉等几个地主都来了。吃酒时，蕭保长和姚作汉眉来眼去，悄声說了些什么。一会，蕭保长叫我放下壶，让我妹子斟酒。姚作汉就趁这机会賊眉溜眼地朝她身上身下看，还說些下流話。我妹子忍气吞声斟了一輪，就丢下壶进厨房去了。吃罢飯，我以为事情也就完了。誰知蕭保长却叫我到他身边，厚顏无耻地說：“要放你二儿子还有一条：乡代表姚作汉先生要你妹妹跟他睡上一夜。”我一听这話，直气得全身发抖。我余德順一忍再忍，一让再



半夜时分，萧保长突然带人来把我家屋子包围了，抓走了我的二儿子。

让，誰知这些狗东西却得寸进尺，糠里榨了油，骨头上还要削肉。财主的心肝就是这样黑，这样狠！蕭保长見我不說話，推推我的肩說：“可以么？”我气得喉嚨冒烟，罵道：“你們这些狼心狗肺的人面畜生，你敢动我的妹子，我和你們白刀子进，紅刀子出！”蕭保长和那狗乡代表碰了硬釘子，冷笑一声，就走了。我妹子代我請的这桌酒也就白費了，算是喂了狗。当天，我二儿子就被押上了前綫。

生 离 死 別

誰知二儿子抓走还未滿一年，蕭保长又提着手杖上了門。“余德順，你三儿子又中了签号！”我一听，真恨不得生吞了这只恶狼，說：“蕭保长，你們財主人家七男八女，半个壮丁也不出，我余德順一年多工夫出了两个壮丁，还少了么？你这不是明明欺負人嗎！”他見我还嘴，瞪起眼罵：“我就欺負你，你敢怎么样！”他見我三儿子沒在家，就把我抓走了。我老婆放下吃奶的孩子，向他求情，他一拳朝我老婆脸上打来，口鼻出血，跌了一丈多远，还凶狠地說：“要你三儿子来牢里換人！”

我被抓进乡公所，关进牢里，又冷又餓。蕭保长和姚作汉勾通乡公所的人，天天对我审問拷打，要我說出大儿子和三儿子逃到哪里去了。不几天，我被他們打得全身沒一块好肉，但是我还是咬着牙关不說，我宁願自己死，也不能让我的儿子去給国民党反动派卖命！

一天，我老婆和三儿子突然跑来了。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我老婆說：“你走了后，家里米沒米，錢沒錢，几个小娃子餓得嗷嗷叫，蕭保长每天每夜在我們屋前屋后轉，三儿子不去

当壮丁，全家人都会拖死！”我三儿子也说：“爹，让我去吧！眼下就要下种，我犁耙不熟，你不回去下不了种。再说，躲得了今日，也躲不了明日！这些吃死尸的乌鸦哪会有半点善心！”那时，恰好有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路过姚家洲。他说，让乡保长捆猪吊羊般的抓去，倒不如跟着这军队走了了事。我想，除了这条路还有啥办法呢？

我被释放出来不久，就眼望着儿子被国民党军官又骂又踢地拉走了。人走远了，我老婆也昏昏迷迷地跌坐在路旁的桔子树下。

我坐牢时被乡公所打得遍体鳞伤，出牢后，行动都很困难。老婆见我久病不起，家里吃没吃的，喝没喝的，又常想到三个儿子在外生死不明，加上地主三番五次强迫要夺佃，于是愁上加病，病上添愁，伤透了心，不久，身子一仰，丢下我和一群孩子死了。

这真是“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破偏遇顶头风。”没钱埋葬老婆，只得向地主借了七担谷。地主见我遭难，便乘机发财，把利息定得很高。春上借七担谷，到年终要还二十担，你想，这种阎王债，谁还得起！

老婆的棺材停在屋内没有埋，几个月的娃娃没奶吃，嗓子也哭哑了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，哭着要娘，看着这一切，咸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。有几次我拿起绳子想上吊，也有几次半夜三更走到河边想跳水，可是一想到家里那几个孩子，一想到萧保长、姚作汉这些仇人还活在世界上，我不能死。纵然吃尽千辛万苦，也要把后代抚养大，好向那些吃人的魔鬼报仇。以后，我就带病下田，硬撑硬打地活了下来。

一九四九年七月，萍鄉解放了。接着鬧土改反惡霸，貧雇農斗倒了姚家洲的“五爪靈官”，積在我心裡十幾年的深仇大恨才报了。今年，我已滿六十八歲。除了二兒子三兒子被抓丁死在外面，家裡還有三兒一女。兒子都娶了媳婦，生了四個孫子，加上我續娶的老伴，全家一共十三口人。前幾年，我又建了新屋。由於我們新村大隊連年增產豐收，生活象吃甘蔗，一節比一節甜。

在舊社會，地主催租逼債，國民黨抓兵抽丁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活不下去。解放後，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，我家人口興旺，豐衣足食。因此，我常向兒孫們說：“千萬不要忘了過去那本苦難經，不要忘了窮人的血淚史。只要階級敵人還活在世界上，我們就不能放鬆警惕！”

余德順 口述

譚喜亮 整理

選自江西人民出版社《抓丁仇》

逃 兵 記

我家住在北京市延庆县留家堡。兄弟俩人，上有老父，下有妻小。

一九四七年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打内战，到处抓壮丁，去给他当炮灰。这年下半年，我弟弟蒋进孝被抓走了。可是，誰願意为国民党、蒋介石卖命当炮灰呢！誰願意用美国佬的枪炮来打自己的兄弟姐妹！他就在那年十一月逃出来躲到一个亲戚家里。

他逃出来不久，蒋匪军便赶到我家来抓人。这时正是寒冬腊月，我正病着。突然，三十多个全副武装的蒋匪兵闯进了門口。他們一个个杀气腾腾，气势汹汹，冲着我恶狠狠地嚷道：“蒋进孝在家嗎？”我一看事情不妙，胡乱支吾了几句，在这群黑狗正进屋搜查的时候，乘机跨过短篱笆，连翻几道院墙，在村口拿了个粪筐，装作拾粪的样子，逃到别村去躲了起来。

那些黑狗闯进我弟弟屋里，乱抄一通，闹得鸡犬不宁。沒抓着弟弟，交不了差，伪保长蒋进恒就出了个坏主意，要把我抓去补空。他們闯到我屋里，一看没人，伪保长就领着这群黑狗四处去寻找。

我一出村子，就找小路走，东躲西藏，在太平庄躲了一会，挨到天黑，又赶到馬营舅舅家去。

赶到舅舅家里，已是深夜。刚进大门，舅舅说：“好险啊！那群黑狗已搜到这里来了，在这里翻箱倒柜，折腾了半天，走了还不到吸一支烟的工夫。”

我怕那群黑狗再来，不敢久留，连夜又赶到康庄南面的榆林堡姐姐家里。第二天，听外边风声还是很紧，也不敢住下来，又赶回马营，以后又赶回太平庄。

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，走到太平庄，又冷又渴，实在走不动了。夜已很深，周围一片漆黑，再往哪里去呢？我左思右想，又牵挂着家里妻儿老小，就迈着又酸又累的双腿，慢慢走回自己的村子。走到村口，实在渴得没法忍耐，想敲门要水，又怕连累别人，只好在水坑里，抓起两块冰含在嘴里。走进村子，不敢直奔家中，就先到亲戚詹通家去。走到门口，见屋里亮着灯，从门缝往里一看，伪保长蒋进恒正和狗腿子何海在里边大吃大喝呢！我扭头就跑，在漆黑的夜晚，顶着呼呼的寒风，又赶到榆林堡姐姐家里。

有家不能回，亲戚家也不敢久留。我心一横，还是逃到张家口去吧！

好不容易东拼西凑的借了几个钱，想去乘火车。但是，没有伪保长的“证明书”，连车站也不能进。我只好两条腿走了几天，找了个机会上了火车，总算到了张家口。

那年月，哪里有穷人的活路！在张家口，更没有安身的地方，连做零活也找不到门路。几个钱都用光了，寒风和饥饿逼得我只好又离开了张家口。

沿路躲躲藏藏，走了好几天，上哪儿去呢？我想起村上有几个躲兵的穷哥儿们，都去门头沟挖煤了，那里也许有个活